

## 熊吉 片段節選

### 第二場 熊吉的故事 1947 年

經過幾天的航行，終於看到台灣島影，站在甲板上的我，忍不住跟著幾百個台灣兵一起拍手鼓掌，歡聲雷動！四年了啊！過去四年就像一場做不完的惡夢，沒想到終於有清醒的一日。

我顫抖著踏上凹凸不平的碼頭地面，即使日本在一年前已經投降，戰爭的痕跡還是歷歷可見，岸邊用寫了一整排大大的紅色標語，「實踐三民主義，光復大陸國土」，懂漢語的人用台語翻譯給大家聽。什麼是三民主義？大家一臉茫然。雖然踩上一個換了國名的土地，我的心頭還是一陣悸動！我們回來了！我摸著裝有千人針的背包，終於回到故鄉了！幾個士兵吆喝著：

士：走！走！走！往前走！

我看著碼頭上另一艘大船下來的軍人，他們個個身穿綠棉襖，背上插了一把雨傘，步槍扛在肩上，還挑了鍋子瓶子，這就是打敗日本的祖國軍隊嗎？有人說這些人一定有什麼飛簷走壁或刀槍不入的高深武功，真是不可思議啊！一個聲音把我拉回現實，檢查哨的士兵比了比紅色印泥，做勢要我們蓋指紋。他們逐一檢查所有人的隨身行李，坐在椅子後面，戴著大扁帽的檢察官，甚至把一個台灣兵的軍帽摘掉，他隨手就把縫在上面的日本國輝拔起扔到地上。那個滿臉驚恐的台灣兵張嘴想說什麼，卻什麼也說不出來，只能眼睜睜的看著他的水壺、軍毯也都被扔到一旁。千人針！我緊抱著背包，他們會不會沒收我的千人針？

熊：請問廁所在哪？

我問站在前面的士兵，他聽不懂我台灣話，我滿臉痛苦的比著肚子。

熊：（以一種難以承受的聲音）我突然肚子痛！我要去廁所！

那士兵不為所動。如果千人針被沒收，我的良心會一輩子不安的。幸好，那個戴著大扁帽的檢察官看到了，他打量我幾下後，才伸出手指比向辦公室後方。我衝到廁所，關上門，眼睛從門縫往外探了好久，確定沒人跟蹤，才從背包裡小心奕奕的拿出千人針。我把它緊緊的裹在腹肚上，然後若無其事地走回隊伍。

回到新竹老家已是半夜。我站在家門口，覺得親切而陌生。原本就顯得老舊的木屋，看起來更加殘敗了。大門跟窗戶的破洞，被用幾乎要腐朽的木板雜亂釘上去。我把頭貼進隙縫看了老半天，只有一片漆黑。

熊：（大喊著）阿爸！阿母！我回來了！

阿爸、阿母不知是否都好？不孝的阿吉回來了啊！

熊：阿爸！阿母！我回來了！

木屐響起，我聽到拖沓的腳步聲，就知道是阿母。她點上燈，開了門，一語不發的打量我，從頭看到腳，再從腳看到頭。

熊：阿母，我是阿吉啊！

阿母完全認不得我！其實，我也認不出自己了，腹肚如水櫃，胸坎如樓梯，頭髮掉光，皮膚白裡透黃，真的跟殭屍沒什麼兩樣。

母：阿吉！是你啊！你真的回來了！

頭髮更加灰白的阿母眼淚就跟大雨一樣流下，他拍拍我的肩，摸了我的手，然後把我抱得緊緊的。

母：（嗚咽著）大家都說這麼久沒回來，一定是死了！阿吉！你阿爸等你好久啊！

我看了神主牌位，除了阿爸的名字，還有我的名字。阿母煮了豬腳麵線，他邊望著我邊說：

母：阿吉，你大哥也去南洋當兵了，但沒有回來；你阿爸在日本人投降那天，跟著嚥氣。

熊：阿母，我真不孝，沒能早一點回來。

母：你阿爸沒有怪你，回來就好，回來就好！

熊：對了，怎麼沒看到阿弟阿妹？他們還好嗎？

母：都沒住家裡，出外吃頭路了！

熊：為什麼，以前不是跟著阿母做小吃生意？

母：新政府來了以後，開始管制物資，飯糰本來一角，短短四個月就漲到五角，誰知道以後還會怎樣漲下去，原料什麼的都變貴了，生意根本就做不

下去了。

阿母喃喃自語著，眼神充滿憂鬱，我把頭撇開，不忍看下去。

（熊吉頭往旁邊撇開，突然他看見了什麼。）

母：阿吉！你怎麼了！

熊：竹內！竹內回來了！」

母：你怎麼了？誰是竹內？

熊：他是…他是…

我不知道怎麼跟阿母解釋竹內是誰，我只看到竹內的腹部裹著的千人針，不斷滲出血來。

熊：竹內，我一定會把你的千人針送回家，不要擔心！

竹內一動也不動，什麼話都沒有說。我想幫他止血，只不過那血，突然像噴泉一樣湧出來，灑滿整個地板。

熊：竹內，對不起，對不起！

母：你是不是生病了？阿吉！阿吉！

阿母大叫一聲，我被驚醒，身體就像在水裡泡過。阿母將我扶上床，才閉上眼，竟然又看到竹內的身影，甚至，可以聞到他的血腥味。

熊：（慢慢啜泣起來）竹內！對不起，是我害了你！

就這樣，竹內開始不斷在我夢裡出現，我不敢跟阿母說，我不希望他知道自己的兒子一直做著可怕的惡夢。更糟的是，就算醒著，我都可以感受到血的滋味、氣味跟熱度。有一陣子我承受得住這些夢，但是後來，我再也受不了，只能把木屋的牆壁打得支離破碎。我病了，病了好久，直到有一天終於可以下床走動。

（熊吉小心翼翼的拿出千人針，他折好放在皮箱裡，並拿出一張紙條，上面寫了竹內的住址。）

我決定去台北，不顧阿母的反對。

只不過，千辛萬苦到了大稻埕，卻只看到一片廢墟！房子被夷為平地，木材、

屋瓦散落得到處都是，我的心沉了下來，原本住在這裡的人呢？

熊：請問你認識原本住在這裡的人？

我走進一個幽暗小巷，裡面滿滿都是臨時搭建出來的殘破木屋，卻沒有半個人知道竹內家人的去向。一個在街口賣菸的女人看了我一眼：

女：你要找誰？

熊：大姐，我想找林竹枝的家人，你認識嗎？

女：林竹枝？

熊：對，他的日本名是竹內一郎，我們一起在南洋當兵。這是他給我的。我想把東西給他家人。

我把地址給大姐，他在我身上打量幾下才說：

女：林家應該都搬走了。

熊：搬走了？

女：哎呦，一年多以前，美軍大空襲，從太原路側一直炸到蓬萊國校，再到天主堂，死了不知道多少人！林桑也被炸死，林太太跟剩下的人都搬回東部了。

熊：東部什麼地方？

女：花蓮，是花蓮吧！至於是花蓮哪裡，我就知道了，也許你可以問問前面那家人。

熊：你是說拿拐杖的那位先生？

女：是啊，他是這裡的包打聽。

大姐比了前方一個坐在矮凳上的老人，我只覺得很沮喪。那位先生什麼都不知道，我早就問過了。在台北待了三天，錢花到一角不剩，什麼消息都沒有。也許，我應該去花蓮，但錢從哪裡來？再說那也不是一天兩天就找得到人，家裡的經濟狀況也不容許我這樣浪費啊！

熊：真失禮，竹內，暫時沒找到你家人。但我跟你擔保，等我找到工作，存夠錢，一定想辦法去花蓮！

未能完成竹內的遺言，在火車上看著千人針，我忍不住哭出聲。

為了不讓竹內做孤魂野鬼，連一炷香都沒有，我請住隔壁的青暝王幫竹內刻墳。青暝王用毛筆在墓碑上面寫下竹內的名字，一邊拿鐵鎚敲打石頭，一邊跟我說，他把手上這批墳墓刻完後就要收山了！

熊：你們不是已經做三代了？

青：就是三代都在刻墳，想到才悲哀啊！

熊：現在時機這麼不好，社會又不安定，換頭路哪有那麼簡單！

青：（露出詭異笑容）這你就知道了！我上禮拜在食堂外看到國民政府軍招募台灣志願兵的公告，你知道薪水多少嗎？兩千！兩千塊！

熊：兩千！那是做多久的薪水？半年？一年！

青：一個月！

熊：一個月！普通公務員一個月也才三百！別開玩笑了！

青：誰開玩笑！食堂的老闆還說，加入志願兵不用離開台灣本島，可以學說中國話學寫中國字，兩三年退伍後還可安排就業，這麼好康，慫大呆才不報名！

阿母在晚餐的時候，夾了一小撮蕃薯葉到我碗裡，

母：阿吉仔，現今時機歹，生意難做，我在想，是不是把小吃擔收起來，去幫人家洗衣服！

我望著阿母滿臉憂愁的面容，也許，我也應該跟青暝王一樣去參加國民政府軍，一個月兩千元，兩、三年後，不僅阿母不用為生活憂愁，弟妹不用到他鄉外里工作，我甚至可以買一棟新房子，還可以去花蓮找竹內的家人！

我將竹內的墓碑立在後山，燒了銀紙後向他告別。

熊：竹內，很失禮，暫時沒幫你達成遺願。但是你放心，我已經決定加入國民政府軍，等存夠錢，兩年以後就可以去花蓮找你家人了，希望你在天上可以安心。哦，忘了跟你說，我把名字改回漢名張永吉了，我會把你的千人針帶在身邊，請保佑我！

火車站集合那天，除了我跟青暝王，還有十幾個人。我們上了車廂，裡面已經塞了一堆台東來的山地人。五、六十人擠在大車廂，臭氣沖天。我坐在車門邊，手掌突然碰到一堆硬硬的東西。

熊：幹！乾掉的豬屎！原來這是載豬仔車，怪不得這麼臭！

我想起三年前，一樣是當自願兵，怎麼差這麼多！那時候在火車站，我們可是在飄揚的日本旗海下風光出征，那是一生的驕傲啊，怎麼現在卻跟豬仔沒什麼兩樣！青暝王笑著說：

青：為了兩千元！一切都得忍啊！

我摸了摸裹在腰上的千人針，是啊，兩千元不是小數目，為了阿母，為了竹內，就算咬著牙也要撐下去啊！